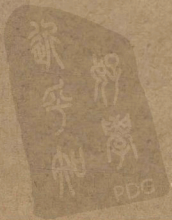


古
文
苑

三



古文苑卷第十

勅

啓

漢高祖手勅太子

晉明帝啓元帝

書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揚雄荅劉歆書

酈炎遺令書四首

王粲爲劉表與表尚書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楊太尉荅曹公書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表氏書

楊太尉夫人表氏荅書

魏文帝九日送菊與鍾繇書

漢高祖手勅太子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
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編

或居詔
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
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帝不事詩書及陸賈奏新語
未嘗不稱善正與此物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為不
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借况天
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
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

定汝為嗣

史遷曰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此云非為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

堯舜也大哉聖人之言曰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故五帝官天下四皓事見張良傳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
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

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漢世人
主不以

字學爲重此勅蓋言不可不習耳晉宋而下至于唐人主以字畫相誇至與人目較工拙卑陋矣甚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

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傅之遺意如

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則尊卑之分舛矣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

趙王如意母戚夫人

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鳩毒人疑之禍高祖蓋逆

慮其至此孝惠懦弱以萬乘之主不能庇其弟亦可悲矣

晉明帝啓元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太興元年立爲皇太子仁孝喜文辭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表
畚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爾得啓
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父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畚云去垢甚
佳身不極勞也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
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

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

漢書
弘傳

川薛人也武帝初即位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

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今漢書所載制詔及弘對策皆元光五年事是時弘已七十餘

幽顯道在則為尊幽顯謂人之窮達也道雖生

蕩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

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玉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五絲為緝倍

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

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

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

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此言最精劫士君子宜篤行之蜀先主誠其子亦曰

勿以善小而弗為，惡小而為之。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貝

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

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

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

贈君撲滿一枚。大學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猗

嗟盛歟！國論推上賢良，古人以為重事。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

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次卿弘字

時儒者，轅固亦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元

朔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
平津侯時仲舒廢爲中大夫居家此
書當在弘爲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
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廉
直爲弘所嫉出爲
膠西相尋以病免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
召自然休質擢升又作拜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

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
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
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言居官無政治聲名應朝廷
選擢之法大字上或脫一字

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

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以

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

之門高祖收摠英豪下來賢詔皆相國佐之爲一代宗目故仲舒首推之既得其人接

以周公下士之義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即奇偉

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

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一作裕化流

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

萬分君侯所弃捐仲舒與弘俱治春秋爲弘所嫉竊聞春秋曰賢

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

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皆春秋傳緯之辭故輒披

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

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一作序人倫也故聖王

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

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一作心者謂之仁心二者備

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

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

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發謂調發以禦盜
士謂流亡以就食

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

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

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

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
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
罪謹奉春秋署置術按春秋之法條爲署置君吏
之術隨此書奉上以求施行

其文今
不存

再拜君侯足下

荅劉歆書

揚雄

洪內翰邁曰世傳揚子雲輔軒使者絕代
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
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
方言及雄荅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
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荅劉子駿書稱蜀人
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
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
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
從之求書而荅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
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

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由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

按文至字合作任

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

劉歆書云昨受交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專即其夕竟今舉者懷赦而

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

書知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論語堯舜其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

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

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

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

故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

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謡歌戲欲得其最目按書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註道人宣令之官輜當讀爲道古字通用在由反主書籍者曰藏室史老聃嘗爲之藏去聲

用

及其破也遺弃無見之者

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卭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

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

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

有千言耳翁孺梗撓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

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

縣邸銘王佺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

揚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

雄遂以此得外見

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縣

竹頌成帝時直宿揚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綿竹蜀之壯縣頌即銘也

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

歆父向也歆書多稱先君故此

答之向嘗爲護左都水使者前所爲文向既常見歆宜習知之

雄爲郎之歲

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

師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年七十一卒於天鳳五年計爲郎之歲當在成帝元延年間

自奏少不得

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旦

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

不奪奉

可見免直事之役仍給郎俸

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

觀書於石渠

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

如是後一歲作

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

繡補疑是桐禘之類加繡其上靈節靈壽杖也

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龍骨水車也禁苑池沼中或用以引水銘詩

今亡不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

內郡衛率會者

四方所舉孝廉與上計者借及諸郡兵士來衛京師

雄常把三

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鈇摘

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

計雄是時年近七十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

懷鈇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禪補輜軒所載亦洪意也

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

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

會集所未聞使疑者得所安

張伯松不好雄賦

誦之文然亦有以竒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

謂祖

上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

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

由鼠坻之與牛場也

王充論衡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

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坻音埤場音傷皆糞也方言梁宋之間蚍蜉耕鼠之

場謂之坻

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

之於道矣而雄般之

般蒲官切樂也

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漢人用慧字多與惠通

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

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

之語

欽書云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僂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

典流於昆

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

違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

散之之會也

散書云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

死之日則今

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

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

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

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

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

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

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

散書云願願與其最自得使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

長監

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

言當長以所規爲監得緝成其書以死爲

輒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令書四首

酈炎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恍惚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
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

靈帝年号

乃裂裳書

白嚴考之神坐

易家人有嚴君焉故稱父曰嚴考

炎荷天之罪以

致于死名歿身斃神而有知炎之歸觀在旦夕

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

有知謂精爽如

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之間與生者異涂不能察其死之因其自即安其自愛臣

去矣

古者父子之間亦稱目

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

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

母輕服弃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

服矣炎病不省母已死念之若此可謂至孝根於性矣聖人達於死生賢者

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

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見本傳贊謂始皇起驪山墳窮極奢

侈設機械葬不數年爲人所發掘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北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

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

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

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擲速朽季相子右擲孔子曰

死欲速朽事見禮記蠲其罪哉堅固不加不得罪於衆則具喪

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甘

陵夫人共居也

當是指其妻也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

白與讓

當是兄之字按文闕兄字

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

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

媿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寧咨

尔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

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

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

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

以爲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

稷弃之寒冰隘巷矣。

詩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

左傳

令尹子文之生弃諸夢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闔穀於菟穀奴口反

汝比之猶

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

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

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

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

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

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勗汝以
學懼汝身之隱可不救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
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陋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
受父母父業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
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

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
七平蓋恊故乘七發體

賦誦誅自少爲之苟吾戒汝尅從尅必也祭爲甘苟示

試恐是
言識字

汝克違梁奠爲苦

以稻梁祭則有庶羞古字只
作梁司馬遷傳糲梁之食後

人添
從米

汝無逸于丘無酒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

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汝
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

寧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

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從事祭酒

四人舉
辟炎者

今我溺于

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

矣

身死不能報
期其子報之

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

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府君吾父

事之

二人炎之所尊事本傳云
盧植爲之誄讚豈府君邪

張公哀張子傳幼業主

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

四人炎
與之友

鮮于中優吾先姑之

所出也若不足焉

表親之賢若
不足於財產

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

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菟復

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爲劉表與袁尚書

王粲

按史表紹字本初漢末領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五年曹公操大破紹軍於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兒欲以爲後乃出長子譚爲青州都督沮授諫紹必爲禍紹不聽及是審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舉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荊州王粲依之因爲修書譚尚勸其復好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詳略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

馬斯養

古者天子六軍此借稱斯讀作廝養去声奴僕輩也罄無不宜甚善甚

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

虎狼指阻兵爭強者

雖遣驛使或至

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

郭國辛評

二人與譚爲黨書以字稱之

通內外之言造交違之隙使士民不

協姪豐並作聞之愕然爲增忿定校尉劉堅皇河

田買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

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劉堅田買皆所遣至使人賢兄指譚也魏志譚字顯思熙字顯

奔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顯雍豈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尚兄也審配爲冀州別駕有書貽表繫亦爲修書荅之不

見荅顯雍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

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左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

關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曰尋于戈詩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親尋于戈僵

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

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史記黃帝名軒轅與

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叛周公伐之遂伐奄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

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
爲尤誅兄不傷義也

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今二君初承洪業

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
負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計
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賤爲隸圻折入汙泥猶當

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

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

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若使

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

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

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

青州指譚仁君指尚

當以大

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

記注史官也理之曲直付之史筆蓋言天下自有公論

且初

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己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爲強危者自以爲寧誠欲勗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

今能克去私忿以同尊漢朝爲心紹雖去亡猶

其生存之志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

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

初紹興曹公言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

向以爭天下

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

役哉則是大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

有滅族之變

大公猶言尊公指其父紹夫人指其母劉氏弱小謂其家之幼稚汙池言人將絕滅其宗丘墓

壞爲池沼左傳吳其爲沼乎

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

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

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戰國

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而兩獲之以

論好戰必自獎

昔齊公孫竈卒

子雅

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

注以其不臣

故曰二惠競爽猶可

社預注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強也爽明也

又弱一个姜氏危哉

左傳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免殆哉姜

氏弱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三子皆齊公族姜齊姓也言兄弟同德則齊猶庶幾以論譚尚協心

則表族可保

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

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

左將軍劉元德北海太守孫公佑時在荆

州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莫聞和同之聲約一

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秦也則袁

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重遣書與譚尚兄弟併勸勉之以義秦謂和睦如初否謂終於乖戾矣

臨書愴恨不知所

言劉表頓首

不三四年表氏竟爲曹操所滅劉表卒亦以廢嫡立庶亡禍同一轍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魏志楊脩太尉彪子也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數與脩書植後以驕侈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脩頗有才策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洪內翰邁隨筆云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表公四世宰相爲漢宗目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
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
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所謂以罪誅之而足下賢子
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

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

門大累

設詞以恐讐之

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

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

桃杖一枝

桃枝竹爲杖

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

通憶七香車一乘

說文憶車幔也以七種香木爲車

青犢牛二頭

牛所以駕車者

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

副

以金飾鞍薦以絨坐

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

夫人袁氏也故袁荅下書云明公所賜已多

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

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

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厚贈欲以慰其心

楊太尉荅曹公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鹵
謬見采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
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
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
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問之曰心腸酷裂凡人
情誰能不爾本傳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無日彈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
操爲之深惟其失用以自釋遜辭以所惠馬及雜
改容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表氏書

魏志卞氏琅邪開陽人本倡家曹公納之於
譙後丁夫人廢遂爲繼室生子丕彰植丕受
漢禪尊爲
皇太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
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
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
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
公操時爲魏公故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
當時亦所不知言不能救止之自稱
卞姓尊於稱某氏聞之心肝塗
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
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綳百匹房子官錦百斤

製字錦從金帛言其貴於綾羅
價與金等故以斤論不較端疋
私所乘香車一乘

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徃意望爲承納

楊太尉夫人表氏荅書

夫人表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楷號本
傳操忌脩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
事殺之

彪表氏

稱表氏加夫名於上執謙以自卑

頓首頓首路歧雖近不展

淹父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
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䟽細謬蒙采拾
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
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

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遠越分應至此怜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脩子器知名晉世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徃信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文選有魏文帝與繇書言玉缺氣龍言詞卑不若此書整暇信乎人不可有欲心也

歲徃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父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史記律書无射者陰氣盛用事

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惟芳菊紛然獨非非夫含乾坤之純和

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

思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

兮餐秋菊之落英

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

祖之術

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姓箴名鏗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

古文苑卷第十



古文苑卷第十一

對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酈炎對事

狀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狀



郊祀對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

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

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

卜此說
為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

宗廟天尊於人也

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縋而行事鄭氏注不

敢以卑
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王制鄭氏注握謂長

不出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糝群公不毛注白牡
殷牲也騂糝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

禮曰養牲必在

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
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

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今食

音飼其母便

日食粟料有品以
養牲之芻秣飼其母

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

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
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
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
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
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
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
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
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魯何緣以祭郊
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

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

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騂牲赤色毛之取純

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剛與犗同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

鳧鶩飛鳧可用不臣仲舒對曰鶩非鳧二非鶩

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

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

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

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寒賜骸骨伏陋

巷陛下乃奉使九卿

廷尉漢九卿也

問臣以朝廷之事臣

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關文邪鮑敞以私問焉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突異者之比邪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五行志雹

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

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

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

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
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
所謂日月陽止者也

杜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爲陽

四月陽

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
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
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
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
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
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
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

更相動薄則薰蒿高歎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
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
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
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
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
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
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
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
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菜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
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
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
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
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
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
而爲侵汙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
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
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
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

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
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
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
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月令孟夏靡
草死麥秋至

注靡草薺亭歷之
屬薺麥蓋二物也

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

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

其尤者萆薺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

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

天一生水本屬陽以其至寒故
爲極陰如驪山湯可燂狐兔所

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爲至陽如
南方有火林草木鳥獸皆生長其中所謂涼焰也

故知陰不

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

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

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對事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謂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墓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相譁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酈炎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弒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煞爲仁而相譚以

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

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

史記諸樊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將

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名已細矣春秋之趨

豈謂尔乎炎曰夫四王

壽夢至夷昧

之輕命致國乎季

子

公羊曰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

謂其能流慶

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煞之亂外致滅亡之

禍雖知潔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

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

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

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史記王僚使季札於晉公

子光告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即諸樊子後立爲王號闔廬謁諸樊

名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

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

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世子之云公羊也公羊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

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蒯臧而立輒之義可

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論語夫子不爲衛君公羊之說非也

況以國治墓弑之子乎祭仲行權

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

春秋

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脅仲而立之公羊以仲爲能行權

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

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

兄國不爲不義

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

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

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

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以季子之才君國

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當急也

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

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

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越絕書曰勾踐伐吳霸關

東徙瑯琊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琊縣越王勾踐嘗治此尚征上國朝齊宋

鄭魚魯衛執王之君哉國語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

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勾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免滅士之禍計其成功必在越上孔子稱可與立

道未可與權見論語權反經而善公羊語聖之達節者

也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季子守節之士左傳吳子使屈孤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

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

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

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
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
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
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
陰靜故曰百里易揲著法三揲之餘得九是爲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爲少陰其策卅二
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三爻之策數合而爲百故言百里問者稱
善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
西岳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

租田口筭狀

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人姓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樊毅

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後也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

漢靈帝年号歲在己丑

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

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尚書

郡國書狀皆由尚書

以達于上

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

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少自

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太室

春秋示譏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脩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

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

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濺潤宿麥

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澤時日清

和神親民

喜

親一作歡

誠聖朝勞神日具廣被四表覆

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又書言

華陽令先謹有書言此毅條上縣當

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

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

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

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

謂以遠近差次

一縣賦役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業

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

也方六反口業即口筭令民計口出錢歲百二十為一筭始於漢初

以寵神靈

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

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
臣毅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第十一

古文苑卷第十二

頌

董仲舒山川頌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黃香天子冠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

王粲太廟頌

述

邯鄲淳魏受命述

山川頌

春秋繁露有此篇與韓詩外傳解
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文意頗相類

董仲舒

山則龍嵒嵒雜嶮鬼罪巍

龍力空反嵒即空反嵒
力罪反雜作罪反嶮即

崔字音摧嵬五回反靠才賄反巍嵬字上声並
高峻崇積貌司馬相如傳龍旋崔巍摧萎岷崎
又崩塌

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

曰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殘恐當作委委積兒
易束帛芟芟財于則前二切繁露作殖器用資曲

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上者可以為舟輿

浮瀟瀟書涉反浮瀟桴筏之類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

則斫折鑣則艾漢書五行志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絕也生人立禽

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

論語語仁者樂山又譬言如為山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

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

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

石巖二赫二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

泉混二法二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

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

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

能淨淨繁露作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

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

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

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漢和帝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六月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中護軍班固作銘固又爲之頌銘載於本傳

班固

車騎將軍應

一作膺

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

佐歷握輔揅

佐歷謂佐世之臣名應曆數揅初責反扶揅也言國之所倚如扶揅之有扶

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

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

一作城

勒邊御之永設奮

輶

一作輶

櫓之遠徑

輶當作輶扶云反輶櫓城上守禦望樓可藏兵器矢石自上而發所

以望遠故云遠徑閱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荒服指甸

書四征弗庭注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乃揔三選謂比軍五校緣邊騎及羗胡兵簡虎校

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

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

先務民儀纏慕羣英影附憲是行官屬休司空又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

征軍司馬則吳汜梁諷任尚趙博校尉則耿夔等及鄧疊郭璜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民儀謂才猷可爲民之儀表

者羌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

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蜺衝

一作鷄鹿超黃磧九原高闕皆師徒經由之地燕然銘曰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

漢鷄鹿塞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颺疾踵躑迹探

高闕山也

梗莽採斲阨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

温禺尸逐皆句

奴君長名号左右温禺靛王皆單于子弟爲之異姓則有左右尸逐骨都侯或斷或分即所謂斬名王以下私

渠匈奴中海名本傳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靛海

星流霰落名王交手

一作費

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于鹵甲冑積象

一作象如

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

獲驅孛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諺響聒東

夷埃塵戎域

憲所征北單于耳謹聲諠東夷埃氛至西域言兵威所及者廣四夷皆震懼也

諺千緡反相怒使也一作諱

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

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

戰勝攻取軍士猶未肯止訊奉辭也捷奏凱也

詩執訊獲醜又一月三捷累筭言筭無遺策也

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

濃恩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饌分裂室之織帛勞

不御輿寒不施禪行無偏勤止無兼役

上將指寶憲凱易樂

易也言以恩意撫士卒凡衣食之珍細不敢私諸已必與其下分甘絕少勞佚均之禪音亦衣禪也

性蒙

識而復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

連籍庭蹈就疆猶靖嶺

一作嶺

性必迷切誤也言憲有以激厲軍士之心

故昏愚者開曉狠戾者順從携貳者革心性懦者自奮兵威所向無前遂踰涿邪祈連等山預籍單于之庭竟蹈而就之言其不勞餘力也以靖嶺音靖嶺嶺為疆而田獵其中靖嶺音靖嶺 麟幽山趨凶河臨安

候

趨起過反幽山即陰山車轉轆而過凶河水起而越之安候地名比單于所居

軼焉居與虞

衍顧衛霍之遺迹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票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餘人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又出隴西北地過居延攻祈連山殺獲甚衆匈奴遁走票騎封狼居胥

山檀姑衍臨

賊伊秩之所邈

伊秩嘗王勸呼韓邪單于自屬於漢是以匈奴

為小而藐之也

師橫鶩而庶御

紀律明也

士怫懼以爭先

人心齊也怫懼音弗胃不安貌

回萬里而風騰劉

一作劉

殘寇於沂垠

也詩勝殷遏劉劉與剿同

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

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

炘音欣猶薰也鴻校諸軍列校

文

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音伸清乾鈞之收冒拓畿

略之所順

乾鈞猶乾造畿畧猶封畧

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

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檀

一作檀

廣鞬以弘曠

封謂登山封識其所

燕然山在匈奴漢將軍封之所以降其高祀其山川之神如霍去病之檀姑衍以弘曠代之典廣鞬未詳銘

靈陶以勒崇欽皇祗之祐

靈陶石也皇天帝也祗后土也言皆天地之祐

宣惠氣盪殘風軻秦幽嘉凝陰飛雪灑庶其雨洒淋

榛枯一握興

坎軻者秦幽閉者嘉凝陰轉爲飛雪優渥之澤庶其霈而爲雨澍潤槎枘勃然而興灑音

據按文恐有脫誤

嘉卉始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任

嘉卉良苗也誅鋤凶惡扶

佑善良如農殖嘉穀以全造化之功

於是三軍稱曰豐豐將軍克廣德

心

魯頌克廣德桓桓于征

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潛眇

兮與神參

詩武夫備二音光武勇貌易神武而不殺天潛神參言其妙於無形不可窺測

天子冠頌

黃香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列侯宗室在京師奉

朝請者黃金賜民爵及粟帛有差大酺五日帝時年十三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立冠簡甲

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皞月令正月其帝大皞厥時叶於百神既

臻廟而成禮

後漢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

天皆於高祖廟如禮謂博物志漢孝昭冠紳有曰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愍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

乃廻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蕤鐘月令正月

律中太簇祚蕃屏而鼎轉既夷裔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

壘

詩我姑酌彼金壘

獻萬年之玉觴前漢兒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皇太子釋奠頌

傳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舉孝廉拜太子洗馬

晉書惠帝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

進於顏回愍懷惠帝太子名通竟謂講一經徹中庶子東宮官也

蒸蒸皇儲既履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

蒸進也言太子務學

進進於善易蒙卦初六發蒙童幼之人當落發
於初今聰睿之德得於天性不待落發之功
謙以制禮靡

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
禮以上下釋奠于先師
今卜而用之近于中甸乃脩

嘉薦于國之雍
嘉薦謂牲醴菹醢之屬
雍太學天子曰辟雍敬享先師以疇

聖功豐豐皇儲希心闕里
先師夫子也以顏子配享易蒙以
養正聖功也闕里夫子闡教之地

所以成德達材故心慕之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
太子儀禮

之盛在於敬享先師濟濟儒生佻佻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

道之弘自今以始
儒生學之諸生胄子公卿之子助祭禮
成不以均宴為喜以弘大吾道為樂

太廟頌

樂集作顯廟魏公曹操之祖廟也是時未敢僭稱太廟故
止曰顯廟此編目以太廟後人改之耳魏志建安十八年

漢天子以十郡封操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
宗廟蓋建廟之始今樂作頌以獻尋以樂為侍中

王粲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

皇大也詩周頌時邁其邦書臯陶邁種德邁遠也

肇

啓洪源貽燕我則

祖宗積德始開慶源以遺後人之法則貽遺也燕安也詩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我休厥成聿先厥道

休嘉也聿述也與適同言嘉後人之有成由能述祖先之

道詩通觀厥成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周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丕欽言後

人大敬承之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

虞書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叙九叙

惟建崇牙設璧羽

崇牙懸樂器之筍篥璧羽所執以舞也詩崇牙樹羽禮記殷之崇牙

周之璧翬

六佾奏

八人為佾六八四十八人舞也春秋初八佾六羽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音舉昭大孝衍妣祖

衍樂也

念武功收純祐

念不忘也收受

也平定天下不志
武功宜受厚福

於穆清廟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
注於嘆詞穆美也

翼翼休徵

翼翼二敬也
敬以奉祀

嘉祥 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祁二衆也髦士相祀之
目周頌濟二多士秉文

德懷想成位咸奔在官

在官在廟也周
頌駿奔走在廟

無思不若

允觀厥崇

四方無有弗順
則功業信崇

魏受命述

漢建安二十二年魏王操以子丕爲太子黃
初元年王薨太子即王位左中郎將李伏大史
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甚衆
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
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
禪位于魏王爲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邯鄲淳

三國魏人一
名竺字子叔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

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書之簡冊金石以聲之

播之樂章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

飛在位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其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

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

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

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

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

伏蓐藉草也薦席之屬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

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

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言述不敢當作者之名曹丕父子以智力

慕漢論者莫不惡之然有盛德事焉獻帝降封山陽奉漢正朔用天子禮明帝青龍二年以天年終傳國九十餘年五世至晉五胡之亂國除由後世論之此豈非盛德事邪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

虞夏受終

書受終于文祖謂受禪也

殷周革命

易湯武革命謂征伐而代王也

有

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小大繇同於是

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

漢火德火生土故魏自以爲土德

是故大魏

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

奉禮不越

言曹操統帥義師翼戴漢宗不失目禮

旅力戮心茂亮洪

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

戰翼而弗發將侯聖嗣是遂是達

言操功烈茂盛可取天下而不

取所以俟後嗣操嘗自謂吾爲周文王矣

聖嗣承統爰宣重光

操薨丕嗣位爲魏王

陳錫裕下民忱無疆

詩陳錫哉周易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三神宣

釐四靈順方

三神天神地示人鬼並昭其福社四靈龜龍麟鳳各隨方而至

元龜介

玉應龍粹黃

黃初元年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又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又黃龍見燕應龍

有翼而飛應平聲

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五陟壇三

摺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

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

常司燎升炮告類

既受命後柴燎告圭璋峨峨髦

士棣棣踰踰聖躬御策以蒞魏魏乎崇功顯顯

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

地交和日月光精氣浸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

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

金聲

言告類之時天地昭格君目和悅也

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

墨策納公卿昧且孜孜夕惕乾乾

言勤政也

務在諧

萬國叙彛倫而折不若

不若謂不順命者指吳蜀也

懷遠人混

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伯與霸同

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皇之

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升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時三國鼎峙言當混壹天下偃兵錯刑而後登封泰山勒功告成斯蓋秦漢之後心

魏文鳥能
及此哉

魏文鳥能
及此哉

古文苑卷第十二

古文苑卷第十三

贊

王粲正考父贊

張超居父贊

蔡邕焦君贊

銘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車右銘
車後銘

張衡綬笥銘

胡廣筥銘

印衣銘

崔駟仲山甫鼎銘

樽銘

襪銘

李尤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小車銘

漏刻銘

蔡邕警枕銘

樽銘

王粲無射鍾銘 刀銘

王正考父贊

王粲

贊

正考父孔子七世祖系出宋襄公佐戴武宣三君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鍾於是繫於是以糊余口事見左傳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
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予口
偃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言恭儉惟德慶流
後人寔生仲尼

尼父贊

張超

道書洞天集云
留侯張良作

史記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
山得孔子故因名某字仲尼

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

中庸仲尼上律天
時下襲水土如天

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燾

明參日月

子貢曰仲
尼日月也

焦君贊

蔡邕

鎮江焦山寺有焦徵君贊碑僧了元跋云丹
陽舊圖經言焦山以焦光所隱故以為名按
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
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表乃不言常結草為

庵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居于海島之上三召不起飛陞洞中今錄蔡邕贊以附于石元祐

四年巳巳正月十三日按伯喈遇害於漢未魏志載焦光青龍間事兼不及徵召之說

未知孰是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必之

洋洋樂以忘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道忘飢魏志云光或數日不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詩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天毛氏注言身隱而名著也迺徵迺用將受袞職袞衣之職謂三公也昊

天不吊賢人遘慝詩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吊愍也言天不愍下民而奪之賢人也

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再呼天以

詰其故非天詔之此豈適然乎反覆推究以見痛念之深焦山石刻作不照斯或惜哉朝廷喪

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言善人云亡士夫失其師式

銘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班固

高祖微時試吏爲泗上亭長及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後人欲顯揚帝績所基故爲之碑銘後漢郡國志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爲文見固集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漢紀高祖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漢火德

故稱承魃一作魁流裔襲唐末風陶唐氏之後曰劉累學擾龍以

赤龍事孔甲故在夏爲御龍氏魃合作累本紀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又孝經鈞命訣曰佳已感龍

生帝魁黃寸木尺土無竢斯亭言漢之興自天降符上承堯運無踈

泗上亭長也 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

高祖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金精謂白帝子二世元年沛父老子弟

迎高祖立為沛公旗幟尚赤以應赤帝之讖宣開也 涉關陵郊一本作陵霸 係獲秦王

沛公西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枳道旁應作鴻門造勢斗壁納忠

沛公與項羽會鴻門從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獻璧又獻玉斗范增天期乘祚受爵漢

中勒陳東征剽擒三秦

漢元年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韓信勸帝決

策東向遂還定三秦謂羽三分關中立秦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至此皆就禽劉音掇擊也又

拾靈威神佑洪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四年

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時

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五年漢圍羽垓下羽夜誅項討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與數百騎走

諸夏以康

灌嬰追斬羽東城天下遂定誅項謂項俾項冠項聲等皆羽之將

陳張畫策

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

陳平張良爲謀主蕭何周勃輔翼其

終此漢所以定天下也六年定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

炎火之德

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

一作長言帝室隆盛則諸侯獲

承休德保有封爵

叙將十八贊述股肱

固自叙作

休勛顯祚

永永無疆國寧家安

國謂漢家謂功目之後

我君是升根

生葉茂舊邑是仍

言功目列土受封如木之有根後嗣承襲支葉當益茂案孟堅作碑

銘時功臣子孫猶有存者如平陽侯十一世孫侯曠紹封是也

於皇舊亭苗嗣是承

有天下始於亭長後嗣不可忘其本

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漢書功目表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時陳平所差次顏師古遂以第一至十八為十八

侯位次未審何所據張陳功並蕭曹不應不在十八侯之列當以此本為是

兢兢相國弘策不追兢兢威重貌易虎視耽二並御

國維綱秉統樞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文昌四友漢有蕭何

文王名昌言周之所由昌盛也以太公望闕天南宮适散宜生為四友事見孔叢子及陶靖節集四八目又張華博

物志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闕天太顛序功第一本傳

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鄴侯奏位次何第一受封于鄴音贊沛郡又

有鄴縣才何反師古注高紀云泗水亭碑以蕭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

鄴侯蕭何第一

兢兢武勇貌音光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

項堂

沛公謝項羽戲下亞父謀欲殺之會聞事急持盾直撞入立帳下誚羽沛公走歸霸上軍漢

興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康

賜爵列侯食舞

陽遷為左丞相

將軍舞陽侯樊噲第二

舞陽屬潁川郡舞水出南蒞武

赫赫

光明貌

將軍受兵黃石

良得一編書於黃石老父視之迺太公兵法以

詔高祖常用其策

規圖勝負不出帷幄

封功臣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央勝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迺封良為留侯

命惠瞻仰安

全正朔

高帝欲易太子良令卑辭厚禮招四皓以自輔上於是易太子又手勅太子曰汝見蕭曹張

陳諸公年倍於汝者皆拜

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舊宅謂留

良常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將軍留侯張良第三 謚文成

懿懿太尉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 醇美

貌高帝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諸呂欲為亂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軍皆左袒為劉勃遂將北軍

歷位卿相土國兼并 以太尉為右丞相食

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謂諸呂欲危劉氏勃能致命竭節立文帝社稷

戶邑萬

太尉絳侯周勃第四 絳縣屬河東郡謚武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 蹇二忠節

貌易王曰蹇二匪躬之故參用兵處事當危險之際鎮以安靜卒能正教傾敗言其有宰相之量 興代之

際濟主立名 謂孝惠嗣立參為相國能遵守法度致主於寡過垂名於後世 身履國土

秉御乾楨

謂封侯胙土後爲相國秉統國均楨幹也詩維周之楨

將軍平陽侯曹參第五

平陽屬河東郡參爵列侯食邑

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定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參次之功臣表次亦居二此居第五

未詳謚懿

洋洋丞相

洋洋得意貌惠帝六年爲左丞相

勢譎師旅擾攘楚魏

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本傳平凡六出奇計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贊陳平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解厄謂以祕計說闕氏脫高祖於白登之圍

丞相戶牖侯陳平第六

平武陽縣戶牖鄉人也因以封

之後更封曲逆侯五千戶謚獻

堂堂

矜大貌

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

敖張耳之子嗣立為趙王貫高等謀為逆敖齧指出血不肯背漢功成德立襲封南宮

謂敖子偃襲父垂號萬春一作暮永保無疆謂申以帶殲之盟後

言萬世同

南宮侯張敖第七

按敖嗣立為趙王以貫高事降封宣平侯謚武

孝文即位封敖子為南宮侯

衍衍寬裕貌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

橫耻愧景刎頸自獻酈食其說齊罷歷下軍為韓信所襲齊以酈生賣已而烹之高

祖後敖田橫罪而召之橫謝曰且烹陛下之使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且恐懼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諭意橫曰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獨不媿於心乎遂自頸令奉其頭馳奏之銘言商之賢名聞諸侯有以致橫

深愧仰之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列侯金章紫綬刊叶韻去声

衛尉曲陽侯酈商第八

曲陽屬東海郡傳作曲周謚景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

煌煌明盛貌嬰初從高帝起至文帝朝繼絳侯勃為丞相

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

諸呂欲為

亂以嬰為大將軍往擊齊嬰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

功顯帝室萬

世益章

將軍潁陽侯灌嬰第九

本傳食潁陰五千戶文帝時益封三

千戶謚懿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

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銘引之言嬰佐高祖擊秦軍破項

羽天下已定又從擊陳豨英布威武如鷹之揚

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

安流及要荒

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清宮以天子法駕迎立文帝復為太僕卒輔文帝又安

中國鎮撫四夷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第十

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屬汝

南郡
諡文

休休

樂易貌書其
心休二焉

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

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

寬從高帝至灞上定三
秦又從擊項羽靈金高

祖斬白蛇劍也所藏之庫名曰靈金內府見三輔黃圖曜
楚謂仗劍寢項以平天下也武王伐紂有火復于王屋流

為烏此借用以將命伏節功績永垂

寬為齊相國
備齊時田橫

未降故設屯備徒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代國常有
屯兵以備邊寇寬為相國兼將此屯兵薨於代丞相

將軍陽陵侯傳寬第十一

二千六百
戶謚景

斤斤

爾雅明三斤二
察也音斬

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

旅謂歛以中涓從起宛胸九從高帝征伐十折衝扞難

遂寧天下金龜章德金印龜鈕書天命建號傳

後信武非封邑故云建號

將軍信武侯靳歙第十二剖符定食四千六百戶為

信武侯遷車騎將軍謚肅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惠帝六年為右丞相庭亦直也詩陟降庭止剛德正

行不枉不曲本傳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其剛正蓋得之天性也功業成著

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高后欲立諸呂為王陵廷爭以為肯

高祖約

丞相安國侯王陵第十三五千戶謚武

栢栢武貌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壁身出作涉項營

信將韓兵從入武關又從入漢中說漢王還定三秦立序
為韓王使守滎陽項羽拔之囚於羽軍得亡歸漢

功差德履讓以平高紀六年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封荆王劉賈等四人為王以太

原郡為韓國陝信都晉陽按功轉北而遊雲中以傾遊一

目表是日封留侯而下十三人轉北而遊雲中以傾遊一
作遊上以信壯武徙以備胡寇信請治馬邑秋匈奴冒頓

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
之信恐誅遂降胡雲中與太原接皆並塞郡也至孫嬰率眾歸漢孝文時封襄城侯

將軍襄平侯韓信第十四攷之史傳十八侯位次之作當

在六年定封後是時張敖為趙王信為韓王王爵居列侯之上然時謂之諸侯王其

為人目稱號等耳故通曰十八侯其後敖子偃封南宮侯信孫嬰封襄城侯蓋子孫

世襲之爵也而漢制非劉氏不王故雖功目舊嘗封王亦係以子孫之侯爵孟堅因

之信係以襄城又以嬰歸漢之功蓋其降胡之罪也作襄平誤淮陰侯名居三傑然

不列於十八侯位次蓋是時已有雲夢之縛高祖特黜之

巖巖

威稜貌

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

違仇滅主定

雄豪吾御之險阻吾乘之或遇難困秉節不違故能佐漢誅滅仇敵以定帝業四

海是相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按文邇當作昆後昆也傳寫之誤

將軍棘津侯陳武第十五

功目表作棘浦武一姓柴謚剛

晏晏

安和貌

曲成輿從龍騰

輿衆也叙傳曰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功臣表達

以從起碣至霸上定三秦破項籍侯

安危從主赤曜以升

赤曜言漢

達能夷險一節佐高祖定天下猶扶日而升天衢

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

御國流及後萌

曲成侯蟲達第十六

曲成屬東萊郡謚園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

肅三嚴重貌高祖四年昌為御史大夫御史位上卿掌副丞相

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

戚姬子如意為

趙王高祖憂其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於是徙昌為趙相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使者三反昌不奉詔太后怒召趙相昌既至太后使使召趙王至長安月餘見鳩殺

天秩邑土

勛乃永存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汾陰屬河東郡謚悼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

邑邑謙抑

貌養民建議未究其詳

入軍討敵項定天都

功臣表吸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

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戶

佩雀雙印百里為家

後漢與服志佩

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王公列侯以白玉龜雀皆印鈕之飾六百石以下始用銅印鼻鈕不爲蟲獸之形縣方百里

將軍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功臣表作清河謚定

車銘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後漢書有傳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蓋以類取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車左銘

傅毅

一本作崔駰後同

夏書甘誓疏二人在一車之上左爲車左右爲車右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虞書在旋璣玉衡璣衡北斗星也言車之制象北斗之運天官

書斗為帝車

君子建左法天之陽

御車自左法天左旋

正位受綏

車不內顧

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塵不出軌

曲禮驅塵

不出軌穀梁傳車軌塵范審注塵不出軌

鸞以節步

大戴禮在衡為鸞在軌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

而和應此御之節也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

中

車右銘

曲禮車右就車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公羊傳

逢田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

晉語卜右慶鄭吉漢書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英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

闕旅賁

楚語在興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夾王車而趨

內顧自勅匪望

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約禮以華國

周官典路注以其餘

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後銘

禮記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注以馮車右御者及參乘如

此則一左一右又有在車後者矣

敬其在路

路亦車也周官有典路

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

茲容

衡車前橫木轂者輻之所揜

無或好失

音逸

匪盤于遊

周書無逸不敢

盤于遊田

顧省厥遺虎尾斯求

易履虎尾索索絳吉

昭德塞違

左傳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孟子附之

以韓魏之家自視歌然淮南子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贖韓魏趙三晉也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氏魏相子御韓康子參乘相子肘康子康子履相子之跗欲共圖智氏智伯不悟遂爲三晉所滅此足爲驕盈者之戒事具戰國策

綬笥銘

笥竹器商書惟衣裳在笥漢百官皆有印章組綬以貫印之鼻鈕笥所以承印綬也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

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

此笥祖上奉天子詔命所賜子

孫保用得爲南陽太守時更緝之敝而不改焉以君賜爲重平子時爲南陽主簿因爲之銘

懿矣茲笥爰藏寶珎金纓組履文章日信

寶珎謂印

綬金纓上飾組履下藉也信音申

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

鸞封艾緡

鸞封謂印刻為鳥篆之文艾緡謂盤草染絲綠色以為緡所謂青緡二千石緡也

天祚

明德大賚福人垂光厥世子孫克神

福人指其祖上後世傳此器寶

之神

厥器惟舊中實惟新

笥中之實謂太守印綬

周公惟事

七涓有隣

涓潔也漢有中涓之官周公事未詳

笥銘

承印綬之笥綬亦綬也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官至太傅後漢書有傳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

靈帝圖畫廣及黃曉

於省內蔡邕為頌有曰赫二三事七佩其綬

帝命所吝用褒令德

吝謂不輕以畀人有

德者則

佩以自脩服以自勅忠肅恭懿鮮不為則

左傳稱八元之美曰忠肅共懿能盡此美可為人之法則詩曰不愆不賊鮮不為則

靡悔靡吝神

人致福

服此命服能修德以稱之不
至悔吝所以獲神人之福

印衣銘

印與服也漢官儀印有金銀銅之殊而服亦異
其色所以別尊卑等貴賤也此銘伯始以自警言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

上皇謂天子也錫人臣以命服所以
旌有德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紆朱懷金為光為飾

揚子法言紆朱懷金朱服
色金印章也詩為龍為光

邁種

其澤撫寧四國

書皐陶邁種德邁
遠也四國猶四方

宣慈惠和柔嘉維

則克馭帝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于億

八元
之美

宣慈惠和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人臣
能體此可上答天心踐祿位膺壽祉矣

仲山父鼎銘

崔駟

字亭伯涿郡安平
人後漢書有傳

古者功巨勳勳彝鼎仲山父佐周宣中興宜
有鼎也後人或擬其形製為之因以為名後

漢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孫永保用憲此

征時駟

為主簿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卦九三爻辭

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

九四云覆公餗其形渥此反而言之於高思

危在蒲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崧高詩美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故銘寓此意漢書郊祀志載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

樽銘

禮記曰廟堂之上壘樽在祚犧樽在西又泰有虞氏之樽也山壘夏后之樽也犧象周樽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

後漢禮儀志歲首為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舉觴百官受賜宴

饗大作樂金壘犧象嘉禮具存

金合作泰傳寫之誤言漢之朝會備前代禮器易嘉

會足以合禮故五禮以朝會為嘉禮

獻酬交錯萬因咸歡

因古國字或云王莽所改

襪銘

冬至日獻履襪取其履長日之至而迎福祐也曹植冬至表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蓋自漢以來

習俗以此為禮

機衡建子万物含滋

機衡北斗星也十一月冬至斗柄建子万物潛萌於地下故曰含滋

黃鐘育化以養元基

律中黃鐘之官元化胚胎于此

長履景福至于

億年

祝君之詞

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孫孫

詩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本嫡也支庶也俱百世茂盛

孟津銘

李尤

禹貢注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又周書注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

也故史記
謂之盟津

洋洋河水

家語孔子自衛將入晉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赴宗于海經自中州

龍圖所在

龍馬負圖出于河伏義因畫八卦

黃函白神

黃者河之色屬土土生金故黃中函白

赤符以信

赤者火也火克金信叶韻平声

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

舟乃往克殷

泰誓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白魚

兵象也殷尚白周尚赤以兵克殷之兆

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

各負厥珍

言漢懷柔方外遠國濟自孟津以礼修貢不復用兵

洛銘

光武以漢火德水克火改洛為雒東漢人不用此洛字蓋後人所書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

禹貢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注合於洛陽之南立龜赤字漢符是立孔安國書

注天與禹洛出書龜負文而出淮南帝都通路建國南鄉

子洛出丹書漢火德故以赤字為符光武中興萬乘終濟造舟為梁大雅造舟為梁不顯其建都洛陽光毛氏注天子造舟此

謂帝都所在萬乘出入必經洛水故三都五州貢篚萬

造舟聯之又架梁於上所以尊國體方三都謂周成王初營洛邑為東都平王東遷遂都王城及光武中興洛陽為漢京五州謂五服內所管之州禹定貢

賦有貢有篚今會于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

漢京悉由洛而濟庶類是康言漢居天下之中人主聰明無蔽委用賢材則天下治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井銘

盛弘之記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孟子警叟使舜浚井蓋自古有井矣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易井卦九五法律取象不槩自

平晉天文志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

斯何有邪傾

小車銘

曲禮注安車若今小車也駕一馬而坐乘漢書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

周禮冬官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輪分左右動則與俱軫之嗛虛䟽達開通

後漢輿服志注飛軫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禮記注軫轄頭也

兩軸障邪尊卑是從

軸耕也所以障蔽前尊後卑

軛軌之用信義所同

論語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軛小

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注軛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軌者轅端上曲鈎銜

漏刻銘

周官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
夜說文漏以銅壺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

左傳天子有日御諸侯有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

和敬授人時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懸象著明易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

在詩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聖哲稽古帝則是欽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昧旦

丕顯敬聽漏音左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警枕銘

蔡邕

此銘當爲曹公操作曹公是時猶未甚顯蟠龍哲人皆指操也後人有以小木圓枕警睡

即其遺制

應龍蟠螭潛德保靈

枕爲蟠龍之形應平声有翼而飛曰應龍方言龍未升天曰蟠龍易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枕正圓睡稍安則歌而寤故名警枕

樽銘

周禮六尊皆有壘尊實以酒壘酌而飲之也有足曰樽無足曰著頸小而腹大曰壺著直略切言措之則着地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沉

成禮謂祭祀賓客也

周書酒誥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以德自將無令至醉過量則荒淫而沈湎

盈而不冲古人

所箴冲虚也詩云錡之聲矣爲壘之耻言人飲酒當知有節不可使餅壘竭以爲壘耻古人以此爲箴戒尚

鑿茲器茂勗厥心勗勉也

無射鍾銘

王粲

藝集二銘一曰蕤賓鍾銘其詞曰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綬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茲衡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睦時作蕤賓永享遐福一曰無射鍾銘云云蕤賓五月律其音徵無射九月律其音商二鍾蓋以音別之劉逵注左思魏都賦文昌殿前有鍾虞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虞於文昌殿前歲月并銘各鑄于鍾之甬按魏以建安十八年開國二十一年正魏之四年也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

尚書洪範雨暘燠寒風人悅時康造茲衡鍾周禮

五者各以其時曰休尚考工記鳧氏爲鍾甬上謂之

衡注鍾柄所以懸之也有命自皇皇謂漢帝按漢書

年封魏公加九錫三曰樂器故曹操以建安十八

鑄鐘時雅樂郎中杜夔主之三以紀之六以平

之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度律均

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注三

天地人平之厥量孔嘉量以準鍾之小大考

以六律也工記云嘉量既成厥齊

孔時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音聲和協人德同

熙聽之無斃斃與射同用以啓期言以此啓魏之期運

可見此編唐人也樂集人字並作民

手抄避太宗諱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叙

刀銘

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爲工矣輒思作銘

謹奉陋不足覽建安十八年魏國始建彙爲侍中爵閔內侯奉命謂承魏公操

之命叙報叙述作刀之始屬朝氏作刀之工爲張常蓋叙不明言其人按其文知之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兵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陽

泉物理論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也

和諸色劑考諸濁清周禮考工記樵氏爲刃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

齊鄭氏注大刃刀劍之屬又九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

氣竭青氣次之灌鑿以數質象有呈灌鑿淬鍊之名也歐冶子

然後可鑄也善鑄劍萬辟千灌魏文帝典論魏太子造百辟寶刀呈猶程式也其質其形皆有法式附反

載穎舒中錯形反背穎鋒也錯形謂以金玉錯其上爲文李尤佩錯刀銘佩之有錯

抑武揚文
陸剽犀兕水截鯢鯨
犀兕巨獸其革最堅周禮函人有犀甲兕

甲鯢鯢大魚或以比罪惡之魁左傳取其鯢鯢而戮之剽截斷裁也君子服之式

章威靈
春秋蕃露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無曰不虞戒不在明

言戒備於未然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剽犀革

古文苑卷第十三

海曰不義女不取也
孟子曰不義之財不取也

孟子曰不義之財不取也

孟子曰不義之財不取也



古文苑卷第十四

箴

揚雄百官箴

冀州牧

青州牧

揚州牧

豫州牧

雍州牧

并州牧

兖州牧

徐州牧

荊州牧

益州牧

幽州牧

交州牧

百官箴序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牧廼德用不擾在帝夷异冒于原獸士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且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范曄編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漢書揚雄自序

云箴莫大於虞箴故作九州箴按禹平水土別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肇有十二州是也孔安國注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爲營州又曰咨有十二牧食哉惟時則是州置一牧所以牧養斯民也茲箴無營州有交州蓋據漢事以爲規戒

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

又臨邑侯劉駟駮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

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

官箴九四十八篇

此序范曄辭見後漢胡廣傳今所存四十篇曄注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

洋二平曠兒禹貢既修太原注高平曰太原又大陸既作岳

陽是都

禹貢至于岳陽注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

島夷皮服潺湲

河流夾以碣石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並禹貢

三后攸降列爲

侯伯

三后堯舜禹也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自堯至禹皆都冀也由夏而降則分爲侯國如堯

之後封於唐般末有黎侯西伯戡之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

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

更襄載從載橫

威烈王時三卿分晉天子命趙籍魏斯爲諸侯自此戰國爭強從橫之說

迭爲陪臣擅命天王是替

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各擅國命不復知有周

趙魏相反秦拾其弊

趙魏相攻秦乘其弊而滅之拾言其易也

北築長城恢

夏之場

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比禹貢冀州之疆域則恢拓矣

漢興

定制改封藩王

張耳高祖子如意子友皆封王於趙

仰覽前世厥力

合作

孔多初安如山

謂虞夏時

後崩如崖

謂戰國時故治不

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

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在階猶在庭官箴王闕不

敢斥至尊故托以告在庭之旨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

禹貢濟河

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注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雷夏澤名草繇木條漆絲絺紵

濟漂既通降丘宅土

以上並見禹貢

成湯五徙卒都于亳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盤庚北渡牧野是宅

按書序盤庚五

遷將治亳陰史記盤庚南渡河復居成湯之故居此云北渡宅牧野未詳孰是

丁感雉雉祖已

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丁武丁也言因鼎雉之異其目祖已納忠於君克績湯緒号稱高宗

厥後陵遲顛覆

湯緒

其後祖甲淫亂殷復衰至紂遂覆商之基緒

西伯戡黎祖伊

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

事具西伯戡黎篇紂乃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是不知

婦言是用牝雞是晨

見牧

三仁既

知武果戎殷

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言殷之喪亡三

仁已先知之禮記武

王壹戎而天下大定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

豈能復笑

紂好酒淫樂爲炮烙之刑姐已笑武王以甲子日勝紂于商郊牧野斬紂殺姐已

有

國雖久

穀有天下六百餘年

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

箕子獻紂厥居爲墟

箕子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詩以悲傷之

牧臣司寇敢告執書

猶尚書也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鈔松怪石群水

收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

貢鹽締鈔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屢絲

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

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

文王得呂尚於渭濱号曰

太公望武王克殷封之於齊營丘命之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馬殆其銜御失

其度

侯國叛命上之統馭又失其道

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

服復尊京師

周室權綱隳壞齊侯小白始以青州之地霸天下尊王室

小白既沒

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

僉非生人之命繫于一人

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

言文不能爵命有功武不能征討有罪

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

禹貢海岱

及淮惟徐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渚亦高土可居者也蕃宇謂在侯衛之地

大野既

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

大野澤名蒙羽二山沂泗二水

名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淮夷二水出蠙珠並禹貢注

實列蕃蔽侯衛東方

古爽鳩氏國按左傳爽鳩氏少皞時司寇之官

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

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

勦絕其緒祚

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爲務癸桀名辛紂名至于桀紂淫湎失德忘其農桑

之本爲天所棄以失天下

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

收都

周封姜太公呂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誅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

三世至田和篡齊姜氏之苗裔遂絕

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

本在萌芽

言田敬仲來奔其始甚微積微成著卒至篡奪

牧臣司徐敢告僕

夫

伯罔爲周太僕正僕臣之長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

言風俗勇悍

江漢之澣

州境距江漢之濱

彭蠡既瀕陽

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

禹貢注彭蠡澤名陽鳥鴻雁之屬冬

月居於此澤羽鳥羽毛貝水物

閩越北垠今福建交廣地在此州之

南故云

沅湘攸徃

二水名

獷

一作獷

矣淮夷蠢蠢荆

蠻

周成王嘗征淮夷商高宗嘗伐荆楚皆在州境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

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

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

童蒙諭愚昧言聖益聖愚益愚

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

不可不親

翩輕揚貌周昭王南巡狩至漢未濟舟解而溺箴言人情慮艱險則安泰忽平易則貼危

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輕忽自肆亡乃祖不泄邇不忘遠之心遂喪身外服為天下笑

靡有孝而逆

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

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

太伯避位而逃順父也式

開吳國夫差恃強連兵上國無君也卒底滅亡當周之隆
越滅吳王室不能正之勾踐遂入中國而稱霸

越裳重譯

越裳南海國名成王時重九譯來貢

春秋之末侯甸叛逆

君道

盛則遠人至君道衰則邇臣離

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

虞書

予思日孜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目股肱也宜力四方故當勤孜與華同

堯崇

一作勤

屢省舜盛欽

謀成欽哉

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運籌帷幄之目

荊州牧箴

杳杳

一作幽

巫山

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

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

流湯湯夏君

一作后

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二水經此州而入海百川以海為宗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包匭

菁茅

匭匭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包匭而貢之

金玉砥礪象齒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

貢篚之物自古饒裕

戰戰慄慄至

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

一作填

庶國孰

敢余奪

尚書大傳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士哉日士吾亦亡矣所為拂於人心肆行不顧自

謂莫子奪也

亦有成湯果秉其鉞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放之

南巢號之以桀

書說南巢南方遠國名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放之遠方加以惡名

南

巢茫茫包

一作多

楚與荆

荆牡荆也楚荆之翹者土多此木因以名州

風慄

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

公羊傳師在召陵喜

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

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

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

一作波

泉漆

論語郁二乎文哉豫

州成周故都風俗文采禹貢注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榮澤波水已成過豬又厥貢漆泉

惟用

一作周

攸成田田相挈廬廬相距

言人物蕃阜

夏殷不

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

成王命召公卜洛是為成

周至平王東遷徙居洛邑漢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

四隩

咸宅寓內莫如

洛邑居天下之中

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

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

一作稍

失其正方

伯不維韓卒擅命

言周之末其君目無謀而方伯之職又廢故韓得以擅其命史記東

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無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

必可以盡矣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

純明也文武成康之業光明安固至厲王而昏
晦至幽王而傾七犬戎之難遂東遷于成周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

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

微帶蔽屏營言衰微不能自存僅
自障蔽恐惕不安屏營不起施于孫

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史記周君王赧卒秦取九
鼎寶器後七歲東西周皆

入于秦周既不
祀注既盡也牧臣司豫敢告柱史周有柱下
史法官也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
帝改梁爲益

巖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禹貢
華陽

黑水惟梁州注東據
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茫茫洪波鮌堙降陸于時八都

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鮌堙洪水不知
疏導其源故八

州之民皆不得宅土安居禹自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自岷家導漾東流爲漢皆從其源而疏淪之故自此啓乾水患以平

遠近底貢磬錯砮丹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錯雜也砮石族華陽國志靈關道江山有砮火

燒成鐵丹丹砂也出巴郡涪陵又出蜀郡徙縣

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

地有桑麻粳稻之利民賴以溫飽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

帝有桀紂酒沈

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

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穎達疏三危西裔之山也鄭玄引

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是三苗之國境接梁州夏殷之末苗民負固不服致使梁州道路遏絕不通

於中國禹湯之績至是絕滅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

商頌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曰

商是常氏羌皆西夷也雜居梁州之境商未皆畔至周興梁州盡歸王化復夏殷朝貢之常

幽厲夷業

破絕爲荒

周至幽厲王業陵夷此州廢絕爲荒服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

義兵征暴遂國于漢

三方三川也高祖起義兵以誅暴亂開國于漢言始基於

梁州之境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

高帝置廣漢郡武帝通巴蜀開羗夷地置犍爲越雋益州

牂柯武都沈黎文山七郡并秦時漢中巴蜀龍西四郡共
列爲十二比虞夏封域爲光羨矣

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業
歷觀前代盛衰不常如此今漢別
梁爲十二郡可謂盛矣當慮其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禹貢注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橫截一作厲崑崙邪

指閭闔畫爲雍垠崑崙山在西羌中地極高慶北極上帝所居閭闔天門也此州之境

西則橫截地樞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據形勝之要上侵積石下礙龍門禹貢注積

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侵猶際也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

莫敢不來臣見商頌殷武詩此州不言貢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言商周之末陵遲衰

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當周末造秦據雍州之地

行其暴戾用兵以制六國上帝不寧命漢作京秦為無道故上帝不寧其居命

漢都之爰作京邑一本作涼漢地隴山以徂列為西荒

隴山以徂則為隴西張掖等郡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

連屬國一護攸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為九郡北伐匈奴得休屠昆邪故地開武威

張掖等郡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俗置屬國其官有典屬國有都尉宣帝又置都護使并護諸國蓋安不

忘危盛不諱衰銘言所以置官統護者蓋於盛極之時防其衰危牧臣司雍敢

告贅衣周有綴衣掌王衣服皆左右近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

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州冀之北境水土既平之後別為幽州

北阮幽都戎夏交偪

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此州之境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

北狄也獫狁薰鬻皆是北狄中夏之界其地相偪

伊昔唐虞實為平陸

都冀此州寔在

五服之內

周末荐臻迫于獯鬻

西周之末幽王敗於犬戎即獯鬻也

晉

溺其陪周使不阻

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天子為陪且是時周之使命

猶通諸國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

六國僭号稱王燕都薊趙都邯鄲皆幽州境

東限穢貊羨及東胡

穢貊東胡皆東夷國此州之東境距之

疆秦北

排蒙公城壇

秦北却匈奴命蒙恬築長城以拒之

大漢初定介狄之

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沙漠偃我邊萌既

定且康復古虞唐

漢匈奴傳諸侯畔秦天下擾亂匈奴復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塞至武帝時命大將軍衛青連年北伐匈奴遠遁幕南無
王庭言自此邊民得以安居而漢之竟土遂復唐虞之舊
如得休屠王昆邪王故地
以為張掖敦煌郡是也
盛不可不圖
衰不可或忘

隄潰蟻穴器漏箴芒

言中國雖盛當為永圖夷狄雖衰當防其患禍敗之形常

起細微不可忽易

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

此言雍別朔方孔安國書注以為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

按雍境東距西河今并州跨河而有之則兼析雍冀二州境上明矣北辟戎狄於州境之外南距涇水書涇屬渭汭本雍州境也

畫茲朔土正直幽方

幽州相直

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

言夏殷以前

周穆遐征大戎不享

匈奴傳周道襄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之後荒服不至

爰貊

一作貌

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

戎狄由是藐視中國以爲德不足以服之肆其

侵玩宣王中興僅能驅逐之涇北而已并州竟土自此不入周之職方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是也蹉七何反蹉

也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

豆

文也于戈武也言周宣王以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又不足以定亂至于幽王遂爲犬戎所攻殺死驪山之下

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

申述前意

以警後王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

在楊州外境交廣之地堯典所謂宅南交蓋荒服夷裔之所居

南與海接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

一作羈

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

越裳氏又在交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至成

王時周公攝政始重譯來獻白雉

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

楚逆叛

史記昭王瑕康王子也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注昭王南

巡遂伐楚涉漢未濟舟解而溺

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報遂

以滅亡

言遠人不至則蠻夷叛蠻夷既叛則諸侯侵侮卒底陵夷以亡其國

大漢受命中

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

支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

漢興中國境土皆爲郡縣惟兩越未臣至孝武時恢拓疆宇始平南越以其地爲九郡又遷閩粵之民而

虛其地於是海外黃支國枕海三萬里來貢生犀可謂中國極盛之時盛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懼顧瞻陵

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

逸豫則生

驕荒多難則知警懼孟子曰出則無敵國泉竭中虛池竭
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難去聲
瀕乾泉水之源中虛則竭池冰之瀕外乾則竭交州猶
池之瀕也以諭衰敗之萌各有其證用詩召旻之詞

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古文苑卷第四